白雲稾

白雲稾卷之三

天台朱右著

雜著

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具諸圖書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奥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閎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

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　戰國策多奇異
文猶近古也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寬見
圖經冥闢其道[illegible]楊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于
斯文老莊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群書之
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為中氏宗其英雄深
奇班固作頗就繩削以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
為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
唐韓愈出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史制為文章
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
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詔秦
漢明興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焉虞夫豈易言哉

餘姚黃梨洲氏明經術史有志學者斯嘗遊予門亦識其文集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區焉

史概

古者伏犧氏作造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皆掌志乘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筆削垂監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書藏蒐采書詩書傳國語世本戰國策

繼漢春秋作史記自五帝訖漢武為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其文雖深多奇字然為史家宗百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後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祖終孝平凡二百三十年為本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為書有外戚傳至武帝以前頗采遷書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為法宋范曄作後漢書起光武訖獻紀別為皇后紀二傳則增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譏東晉陳壽作三國志志以魏接漢統蜀吳為傳則大失春秋旨矣[illegible]鑑

[illegible]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哀帝蜀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其書今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舊史何[illegible]
等十八家制作未善乃敕史官房玄齡褚遂良
許敬宗更加纂修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
三十又命李淳風敬播等二十一人分掌著述類例
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淳風為之當時作者有江
左餘風文多駢儷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illegible]贊
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
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載其總論北
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
德棻岑文本撰北周書顏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

書殘缺總之六朝以來秉筆者紛陽互相抵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所謂世也司馬文正公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壽可亞之也代晉劉昫撰唐史今所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脩宋祁刪修紀志表歐陽主之列傳宋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羲叟表顧西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呂夏卿義故所成書精贍老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書成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抵牾其它則未能免也

於五代與宋俱宗歐盧多遜所修長編會要[illegible][illegible]傳[illegible]
復禎劉逵為宋本紀並改后妃為家人傳[illegible][illegible]傳[illegible]
又別立魏諸雜事二行義見諸傳宦臣諸雜傳甚考
三縱令幾一四表附錄並其盜例皆寓褒貶為法
甚精書藏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為功不
下馬遷而義疏駁文無駁雜之病絕例精審則
不及耳今亦自謂於官傳豈下於滑稽誠無憾
矣宋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
又志以續馬遷斷漢為書無復因承寄失損益會
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繼其七史作通志刪其繁
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便之此安

家之史略也若司馬光通鑑朱子綱目則又資治道備鑒戒之書據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予嘗纂輯馬班歐陽論贊爲二史鈎玄若干卷學者傳之又頗欲知諸史書大要始稍有所聞作史概

原習

魏孝文從性也氣稟漸以染之也武仲知柔略勇氣也宰不能以反性也成湯周武變氣反性者也若燕之慷慨趙之冶容越之勾踐胡之騎射鄭之音齊之歌舞靡之矣習也其變於流俗者也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士之子恒為士習也受變於父兄者也於乘習之移人也久已今有人自

生同時居同里業同事一或作曰是非吾事也非吾職也吾戴天履地具五性居五倫盡性吾事也明倫吾職也約情以知義擴仁以充道人將曰是天下善士非一鄉一國人也又將曰是古之哲人非今常人也其不累于習不溺于氣者也有願學予告之曰爾毋為習移毋為氣拘思變而反之可也作原習

原志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于立志志壹則心不

貳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不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秋仁傑志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唯視夫所志何如爾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道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也賁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哉之繫于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

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作原志

讀周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也周頌三十二篇朱子為之傳集一洗千古之惑學者宗之中間如思文臣工噫嘻訪落小毖敬之載芟良耜般九篇未有所定之姑觧其辭而不詳所用愚嘗因而考之思文明言后稷功德當是配稷于郊獻享之樂無疑臣工噫嘻敬之是祀成王之詩追述成王戒農官及求助羣臣之意于以形容其顯德成功也若曰專戒農官與受羣臣戒則受釐陳

戒之辭安得為頌載芟良耜亦報賽田事之詩與豐年同小序亦以為春秋祈報社稷也蓋周家以農事開國重穀務本初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艱難歷陳無逸之戒豳土之俗至成王開悟孜孜不怠在位之日每形勸戒卒以成功及其沒也盛德不忘見諸歌頌亦舉其盛而言爾故曰樂以成象此之謂也至於訪落小毖當與閔予小子同時同義皆成王多難之後免喪朝廟之詩且訪落云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是言武王陟降也閔予言文王陟降敬之言天之陟降而此乃言武王爾如大雅文王篇曰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語意皆同家猶庭

也國也言家則益親矣成王遭家多難賴休明之皇考陟降上下以保明其身若曰成王陟降則與諸詩意不相類恐雖未詳當與時邁皆巡守祭告之詩也姑記所聞以俟正焉

讀中庸

予幼讀中庸朱子章句至首章人之所以為人及則為外物所非道竊嘗惑其辭之未純也後數年得觀今之本云云以如釋然有當于心比讀二十章曰有弗學學之弗得弗措也又有惑焉竊意子思子蓋曰人有弗學有學之有弗問者問之蓋必其學之問之也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五者皆然

余子以學[illegible]為[illegible]語句且曰非爲則已則人有弗
學弗問有[illegible]與亦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
明雖柔必[illegible]忘索婦[illegible]貢姑著之以俟君子[illegible]

識畫

宋李麟畫葛洪僊翁移居圖人物四十有五主僕從侍男女三十五貌人人殊鹿牛驢騾犬豕十態物物異乘者有五一人頎而美鬚戴芙蓉冠緋衣皂履騎黃鹿僊翁也一嫗白頭綠衣騎犛牛一翁傴僂騎騾僊翁之父母也一女婦騎牛一女婦騎驢抱嬰孩僊翁之婢媵也一人冠而步行一人擎函一人執羽扇並黃鹿前二人從而後仰聆僊翁顧語其侍弟子也王執持或荷或負二十六人巾而屨者十有八丱而跣者四一人杖而前指二人持搭擔末有卷索一童引以牝一人擔包而顛一

人力挽狰獰上溪岸一人扶老嫗傍驢以渡一老人抗竹籠逐而後一人荷礱磨一人背負冠而履者一人背負少年紅衣者一人梳小任又回盼負者一人左扶右指皆行水中一童牽老翁乘下溪滸一人牽騾尾一人杖而繩驅二豕黄犬逞之一人執杖杖末挂藥瓢一童持瓜草具右手提酒壺左人荷鐃鋪一人背竹筐盛食雜什器一童肩楷具右牽驢馱木箱亦盛具雜什器按葛洪在晉為句漏令勾漏隸交州去京師數千百里或者奉親携挈以行日用器具性存田悉備長途倘岨古木蕭疎渡溪上坂登頓驟馳一似僊翁風采翛然顧盼自若飄飄

譚遷中人也好事者繪而為圖其肖以夫龍眠
俊翁七百載模寫其衣冠意態執持什具行視聆
跣跏親睹當時事何巧思妙筆若是真名畫也胡
爲德氏珍閟既久出俾題之於是乎作識畫

静淵祝辭

會稽錢濬冠見德對子對子曰予爾斯冠必有
字予爾静淵苟用力於學以深其量名斯稱矣見
淇侯孫㳂侯曰動静交養以及諸身善哉見徐希
軍觀察墨曰潛深之體其流行之將蓄于其身語
見予又以語予又曰涓涓不息無而成川止而爲
淵深不可測有本之謂乎修進德不倦無惰容

無驕恣之[illegible]鄒陽子起為
伝視曰其本也[illegible]有養弗設內直以尊
資之照[illegible]延全其天眸既濬
曰子言約而至[illegible]

題脈緒

言人有論脈曰天地之所以人得氣之始也蓋以二
五妙合凝而為精精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髓
而為血髓而而為經絡[illegible]而為毛髮乃至動靜呼
吸行止作息必有得氣之始者尸之也逝夫七情
之搶攘六氣之鼓擊又必自其得氣之始者窺瞷
之是可謂知探本矣比觀呂先生元膺脈緒一書

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續灼見[illegible]實[illegible]非淵淵論識醫之指南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脈[illegible]傷[illegible]命[illegible]人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香應比[illegible][illegible]無聞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法也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間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歷而畢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會手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藏
[illegible][illegible]與夫凡于所關[illegible][illegible]不能會歸于一焉可與論
[illegible][illegible]之元人得氣之[illegible][illegible]自出吕先生之言曰以三
[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兩端而[illegible]爲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陰[illegible]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表裏而胃氣者[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之則[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切脈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然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

持辭莫漏詩論倫評之辭繁入吾獨奏自爲始終之金聲相宣條條貫穿繹歸成其功勝之喩平星海奏歸天以悲意志在吾心論脈之奏不存陰陽之會喜聲識之以善慧觀察各合而觀之斯爲得全因慕奏簡以寫君子

求子說

求矣而求得合之自未是求我有仁義道德求之有莫得矣由德而求在外者勝吝鄙用常行飲食莫奇無有正有邪寧幾精形風與衣服入孝出恭動靜作息靡不有中情欲利害民物而是非仁賊義論是誤貪於兵小子物莫人貴知性知天不疑於

集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先哲格言是册讀告

杜南谷真人傳

杜道堅字處逸自號南谷子太平當塗人生而神異幼穎敏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即嗜老氏學十七辭家郡之天慶觀師蒙齋葛師中宋淳祐爲御前道士蒙庵師居白陳觀提點爲陸脩靜裔孫道堅繼入茅山閱道藏宗師蔣王誨見而器之授大洞經法侍郎趙與訔薦對延致賓館知遇最厚復來錢唐揚和武恭王孫題祖延五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與玄明子節執範舉齋朗觀之東北山頂多白石越大泰吉然予嘗隱其上濤菁洪丹恭

在爲道堅劇甚歲多除道建提雲菴將從老焉至
元十年鄂元與南渡所至震慴道堅與客曾天右
出軍閒謁太傅淮安王伯顏曰宋祚當終歷數
有在王誠不殺則民歸有賴王悅其言禁將士東
衣附者毋劫掠江南既平有詔命太傅選用文武
明年太傅朝上都偕道堅入覲道堅首陳當世之
務大要有三曰求賢曰養賢曰用賢疏上帝嘉納
焉屢召對便殿數奏詳明議論宏遠聲振相之才
莫不稱善後皆爲名臣時帝欲委道堅以執政力
辭不拜詔乘傳江南求有道之士竣事還京奉璽
書提點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仍兼昇元觀太和宮住持授

杭州道錄教門高士復有旨改披雲庵爲通玄觀德其徒甲乙主之皇慶元年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其徒以次領昇元事上卿張留孫䟽請主四聖延祥觀所至創制度修飾營宇咸爲改觀又即昇元宗陽兩山築二真館儲書數萬卷歲時往來其間嘵著道德經原旨數萬言其書盡原老子之意謂以皇道帝德爲當世告君者王以王伯雜出功力相尚慮其所終民罔攸措故欲挽破碎於混全回澆漓於淳樸縱不能使是民爲九皇之民獨不得以窺唐虞雍熙之化乎故曰爲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誠以人君無爲於上人臣有爲於下

君臣有恒分則民有恒業太古天下一道羲黃四海一德無為之治其大有為於天下者與尊聖人齊世之業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斯世也如曰虞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堯舜允執厥中之要也曰居善地心善淵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其大禹不矜不伐而天下莫之與爭也又曰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以其文王之至德也後之不究其旨者述雖多各隨所尚故言清虛無為者有返言吐納導引者有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之紛紜多岐家自為法徒不知道德本旨而聖林

王之為要蓋公曹參開漢室陞平之治是著用老子之道著此原旨所由作也書成又以老子之旨獨惟有極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眹兆庸可推矣復准皇極經世歲年著原旨發揮一十二章以證之又以關令尹喜辛鈃文子所著述頗得師旨故復著關尹闡玄三卷文子纘義十二卷朝廷嘗以其書頒行于世平生詩文若干卷藏于白石山中卒年八十二度弟子四十餘人嗣志蔡趙嗣祺表德達皆有道行又奉旨授真人主領教事道堅器識弘遠有道淵人且篤於孝友達官貴卿多執弟子禮趙孟頫有言曰真人際

遇世皇乘風雲之會日月之光于以翰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傳歟張翥亦曰真人以道古之才經世之略身雖游於方外其志之所存犖犖古之人安期生黄石公徐鴻客或見或隱高風遠致使人企仰於千載之下也以為知言

賛曰三代而下以功力相雄尚道德罕聞已老聃氏著書尊皇道帝德賤功利黜權力有旨哉漢文曹參蓋善用其道者後人特指與刑謀術抑遠矣若杜道堅原旨之作亦有志於斯世者與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於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嗟歎而已泌自肅宗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於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章著師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驕以來拒障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開用日充邊鎮備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辯太子讒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

無足可稱取媚以求相位豈信史哉曰采舊聞參諸記録別著祕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爲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隱石生喩

珠淈于淵金蔵于鑛梓産于林玉隱于石類也賢人之處世亦類也方其雜稠衆之中長蓬蒿之里退自沈晦不矜長不眩能猶淵之珠鑛之金石之玉也人奚羨焉一遇知己則出類拔萃人皆知其爲良材器斯隱石生之喩與生嬀姓出自有虞爲胡公滿之胄世爲臨海大族幼有異質性警悟不群讀書蓄德有年已値時多艱隱于銅谷之陽肥遯辟地甘自晦藏於閭閻下里人之知生者咸以玉之隱石期之故自號曰隱石生子進而喩之曰物生兩間孕清淑之氣鍾純粹之德質之美者莫

如玉器之貴者莫如玉其蒼者白者黃者赤者矩而為圭規而為璧肉之為美判之為璋藉鏁以享天地登廟以盛黍稷其用靡不周也使追琢之未工鑽磨之未至則抱璞而已爾其體而已爾尚奚美其為有用之 器也哉溫潤而滋腴縝栗而堅確受於天者厚矣有其具而抱其璞矣將未受於人與受之於人器斯成矣苟徒美其隱於石者不思其出於石者是棄天也思不出其石而獨隱於石者是不受人也棄天不義不受人不祥予將為受人者乎將終棄其天乎則吾不能知也作隱石[illegible]喻生名柏字能正

楊孝婦傳

楊孝婦黃丑字集義台之黃巖人其先宋工部尚書恕名著國史代以儒顯至其父荀龍登咸淳進士第調迪功郎安慶府宿松縣尉國事既非遂隱弗耀孝婦生警悟性端重八歲閑於女紅諸昆弟皆習業家塾迪功俾授內則孝經論語不期月終卷皆成誦且語兄姊曰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孰有大於此夫於是在父母側先意承順服勤不怠迪功頗鍾愛之既笄慎擇所配時奉化知縣楊中甫有子曰載至居同里閈穎慧過人遂聘丑為知縣冢婦比大歸舅姑已即世惟知縣

之父朝奉君在以大耋之年馭下嚴肅孝婦事之
為謹晨昏定省無違躬親炊爨調烹飪饋餄瀡日
奉上堂羹甗膳羞隨所需以進食已乃退或思異
味則雖百十里必為致之夏葛冬裘中外衣服預
為縫綴十載如一日朝奉或有愠色必怡聲婉詞候
復常而後去朝奉君曰吾家新婦行淑性慈能善
事我真孝婦也由是鄉里皆稱為孝婦云朝奉以
天年終孝婦佐其夫治喪葬皆盡禮嘗曰吾不幸不
逮事舅姑惟歲時脩祀稍可致力為酒醴粢牲牢
祀物必精專豐腯雖賓客至不易用也載至以才
諝薦為衢州清獻書院山長中歲宦游惟經紀大

務至於理田園建堂第延師教子一切皆孝婦力
也值山長捐館舍居喪哀毀率子女茹蔬素者三
年節序忌日追慕悲泣人為之不堪遵諸子理家
事內外整整處於序睦以和貧無資者賑卹之無德
色親戚死無所歸為具棺殮遇歲歉發所積賤糶
以濟之孝婦之推仁卹眾率類此子六人文昌文
治文賢文吉文會文淵皆有學行併文會以校官
起身且與予有姻婭好嘗獲升堂拜孝婦而德容
康壽動止可度時孫男女三十餘人森森侍側宛
然瓊瑰玉樹有足起人敬慕誠德人也享年七十
有九嗟乎女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惟主中饋事舅

姑而已孝婦始終一致愈久弥篤存孫恒叅議同
毀及使一州一鄉有若人必能率德勵行以移風
俗王教盖有賴焉因著之

賛曰漢陳孝婦善養其姑志不少貳無遠夫子之
教迨舉令名若楊孝婦之事大舅尤人之所難固
其天性淳篤而經訓之力不爲無助也至於子孫
昌紹其身逮見之善人之報顧不厚歟天經地
義誠不可泯孝婦至行若是宜與陳孝婦並傳無
媿也

序

志華堂書序

古君子之生斯世也居則講其學以著書[illegible]猶夫學以行其道言以載道行以徵其言[illegible]云乎哉禹稷咎夔得行其道而不必見諸[illegible]也閒見之亦道之寓也孔孟輔在位明道[illegible]之源不得行其道而見諸言者也閒[illegible]之徵也然則立功立事之不免於言[illegible]有不得已焉者耳青田劉君君思讀書[illegible]知道嘗客遊吳楚[illegible]

變象而者暴[illegible]

多難離損權[illegible]

而毅遠之積[illegible]

用心所勤表[illegible]

剛開抉務名[illegible]

能行者為[illegible]

歸矣乎此豈[illegible]

有親者之猶[illegible]

一行之琢録[illegible]所以陰相天常扶助世[illegible]

小識哉其為用心[illegible]王建極[illegible]

網經[illegible]者[illegible]

執史筆與國家載興亡紀賢否職也留君濟乃非
其職與是殆不然古人立言至公無私所以傳後
世而能久也不患不職患不公耳苟公無私猶職
也昔左丘明班固之徒何嘗職史館署官曹而為
如是之言顧其言足徵何如耳況忠孝之人世固
不少其間隱顯亦各不同必待史官書之其沒人
善而無聞者或多矣設因是編得不沒人善使隱
顯皆有聞則留君之惠大矣編成留君屬予序予
知其言與道不悖行與事不違有志而嗇於用盡
亦不得已焉者故書以歸之

羽庭稾序

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其音節體製槩可考也後之作者固蔑以復加而後之作者舍是亦無以為法自夫王澤下衰雅頌寢繼王官失職巡狩不陳而詩樂之教不行於天下尚矣東周以還郢騷之怨慕揚馬之浸衍晉宋之蕩靡古意彌失而音節體製亦與時下烏在其能復古乎唐興以詩文鳴者千餘家其間足以名後世而表見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詩其可易言哉何則李近於風杜近於雅韓雖以文顯而其詩正大從容亦彷彿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而人宗師之予爲是說久矣頋材氣不足充其見聞

學問不足闚其微蘊不敢以聞諸世人今年来獲
觀劉君德元所著羽庭稿若干卷讀之而有感焉
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唐人法律長詩宗韓
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言詩又當不
在魏晉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之遺意將
無所失其有不傳也歟劉君世以儒顯少習經術
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舉其材試吏于閩所至
佐上官有政績今為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退之
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
研通而尤工于詩歌積而成編其徒將鋟梓以傳
以予知最久屬弁其篇端因次第其說為序引

檜亭後集序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間考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閈往還既數情好益深故予與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手鈔而心識之積若干卷藏之篋笥將俟知者以傳不朽後十四年當至正辛卯客有携檜亭稿来示予於錢塘始知御史張公維遠命刊昇學西李君謹之所編視饒君介之舊本為增多矣予喜而不寐讀盡日夜惜其間如攬花瑞竹送常憲史題長江萬里圖等作皆膾炙人口而不能盡傳因類撫未刊之詩以補謹之之未備得一百四十七首

名曰後集又十年予以憂制守墓上虞一日王君克惠自閩海憲府赴行御史臺事集南還過予山中抵掌劇談感今念昔慨然興懷遂盡取予所藏先生遺稿將鋟梓以傳予二十年之耿耿渙然釋矣尚敢自愛乎哉嘗記在昔先生有言曰學患不成不患不達業患不精不患不傳苟精而成達與傳不計也淵乎斯言其正誼明道之與乎今先生往矣時值多難經生學子無依歸而克惠猶能起斯文於未墜思以淑人而傳後則先生之言信有驗矣因書以歸之

送浩遵道序

國朝混一區宇立經陳紀內外百職罔不祗承以
相統屬故中書總治于內而斷事官為治事之法
曹若理問所者殆行中書治事之法曹與江浙為
東南巨藩治吳粵閩地方數千里丞相而下務存
大體以貳宏化寅亮之功於細故則不親親之亦
不得甚察悉屬之理問官而聽其用違而已大梁
浩君遵道敦厚雅重少習吏事文法通籍省署有
年已茲始獲食祿與丞相掾相可否事于幕下上
考轉理問所令史其祿視昔有加錢塘大夫士朋
遊者咸詩以張之俾予序其編予知浩君寬簡
人也固有大而可以揆細者而予試言之在漢

時丙少弱為御史大夫事無不察至爲相則皆以於夫史傳稱之其政豈先後異耶其所處宜然爾遵道向從丞相掾事上官知識治體不煩不迂唯寬簡宜也理間官上承丞相命以任法為事以詰姦慝察邪枉則不徒寬簡爲稱職也已故予嘗論天下士其柔順戇直寬簡深察皆出乎氣質之蔽必其能各適於可而不相病者鮮于德而氣不得以乘之也是以君子務勉德焉遵道尚事其事以脩其職而有成則予將謂君進於德矣其孰不宜哉

送趙教諭序

至正十年秋九月永嘉趙君某為瑞昌縣文學旣
受代諸生遮畱不可則謁予而言曰趙先生為文
學六年矣其始至時宮墻頹圮弗治生徒弗居廩
食朝夕弗給齋廡弦誦弗作逢掖旦望集往往去
弗問先生曰是非吾志也非吾職也召耆艾與計
事議所以興舉之籍學之田會其歲之入白于縣
盡徵民之不輸者以充其用延有學之師以貳教
其間選材幹之士使任其役於是治者以完居者
以廣給者以繼而作者以聞向之弗向者亦皆裴
徊顧瞻歎服而不已焉吾黨德其惠[illegible][illegible]也而以
代去卒不得留願求一言以系吾思予曰甚矣父

於事者之有成也學校王政之先務所以明天
道正彝倫致至治之成法在焉趙君於其事以
行其志盡其職而有以得人之懽心可尚也已昔
陽城為國子司業當調官諸生留挽之伏闕下上
書願得卒業於今之世去古道遠甚而猶或一見
之使予不得不為之興懷焉彼居官理民者賢否
混殺唯事趨遷以度越日月未能周知其民情與
其所宜行則思以調他職是烏能知久於職者之
有成也耶諸君盍亦請諸閤人導致趙君之能而
詩歌之書予言于首簡敘焉

贈醫者序

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剛氏居台郡為府吏且二歲一日病肢體不隨衆醫皆以為迴風謂風洞徹四肢也療之不愈請於施君敬仲敬仲至胗其脈曰病積于身有日已為火齊飲之不旬日遂瘉人咸神異其故敬仲曰其所以知仲剛病者切其脈大而來徐是積熱盤鬱于內久不得發卒與風遇其病當作吾以脈法治之而瘉何神異為葉君且以告且徵言為贈予聞之上古醫則通神盡覺症藏癥結中古以還切脈望色聽聲寫形其音效亦章章矣近代之業是學者往往不知病之所在而投之劑甚非所以為養生之助也嗟乎通神詣

吾不得而見若切脈究源循於世人之所上乎脈
者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自夫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滋而為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而
為血髓布而為經絡竅而為毛髮乃至呼吸動運
行止作息榮顇者蓋必有得氣之始者為之也至
夫七情之中傷六氣之交感又各有所受焉治之
者原其始求其本要其端則病可理矣病理則氣
充氣充則體固古聖以為醫藥以濟人夭死夫豈
無其道耶是以善醫人猶善治國知國本之所在則
所以提挈綱維而振作之者有在矣乎觀敬仲之
業醫誠本諸脈法者欽本脈法以治人病其應如

桴鼓景響斯可與論天地之元人所以得氣之始者矣予故推姜君之意以叙之且以識別庸妄之不知本者

送因樺師序

物有類同而氣不合者矣均之衆草也薰蕕不可以同器均之百獸也騶吾豺狼不可以同群亦有類不同而氣合者矣磁之於鍼膠之於漆琥珀之於芥物性固然而况於人乎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夫大道之衰聖賢不作衆學滋起儒墨異塗小大之人各相窺就使天與我同類者遂釐而二之嗚呼是豈人[illegible]

情也哉今之為浮屠老氏者徃徃皆是能不拘其法擬其異而大同之亦幾何人善因反石禪師與予結交方外且十年自師之入浮圖氏既二十年已予知其聰明積學仁義之懿釋然于胷臆間是以承上接下出恭入友禮儀之則莫不有度而施得其宜雖拘於法限於勢而其心悠然無有物我之累至正十二年秋臨海龍華寺闕主席寺之耆老多有能名顧難其選一日請于有司致書幣自精進延師補之台之士夫及嘗所來往咸置酒為別又撫少陵題已上人詩分韻相率為詩以道其離思人情之交好氣味之所合莫過於此者夫豈

僞爲也哉詩既成屬予序其編予不得辭乃爲之

言曰友道之廢久矣世之人至有居同里學同術

業同門猶或相訾毁以自高相牴牾以求異何但

類不同氣不合者耶甚可爲世道惜也萇弘老聃

師襄沮溺楚狂之徒豈復有賢於孔子者而孔子

猶惓惓然不相遺棄豈無其故與友右知識造詣

動則有交而獲乎朋友者若此豈特浮屠氏之不

易得者哉嗟夫世衰道微賢否易處苟得吾同類

而氣味忻合如友右師者其能自已於言乎故樂

推物性之說以爲贈

贈崔元初序

原缺

之所存何如耳元初非為異於時也求合乎道者也茍合乎道天下將不可載況後世乎用書以為贈

西齋和陶詩序

詩者發乎情也情則無偽故莫不適於正焉古詩三百篇其閒邪正憂喜隱顯雖不同而溫柔敦厚之教無惑乎後世聖人刪正之且曰雅頌各得其所豈欺我哉自夫王澤既息大雅不作鄒騷之怨慕長門之幽思李陵蘇少卿之離別曹劉鮑謝之風諭亦足以傳誦者各適其情而已爾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則出一不獲志則幡然隱去夫豈

有慮得失之意與故其發於言也情而不肆澹而不枯後之人雖極力倣效而不可得趣不同也蘇子瞻方得志爲政固未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中更憂患乃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耶予嘗竊有憾焉比客海昌得琦禪師詩一編曰西齋和陶集讀盡數日愛其命意措言妥而不危雋而不膚若弗經思慮得者有陶之風哉蓋師少從名人績學知道凡四主大刹未嘗容心於出十年以來恬退自處居海鹽天寧寺之西齋日討索佛書聖典旁有得必忻愉竟夕道益精詣不以榮辱得喪撓其天斯爲可尚也已爲其能將鋟梓以傳予曰論次其

說為之序禪師名梵琦字楚石

韓侯聚田事實叙

或問為政何先曰莫先於正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其有關於王政也尚矣成周盛時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至孟子時已不得聞其詳則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籍者有之矣阡陌之法變兼并之患滋先王田制固不可得而稽矣漢魏唐宋隨時制宜不過計田定賦以馭民尚何望其能復古也哉傳曰制而用之謂之法神而明之存乎人先王良法美意豈終不可復舉耶此韓侯所以用心而卒底于有成矣上海為縣並湖瀕海賦斂倍

於定州國朝至元以來雖累行理田之令而迄
無成式若非法之過不得人以任法者之過也比
年鄰竟騷繹民力益殫天台韓侯自行來為令深
為此懼乃議履畝以計四定賦而差役思以均齊
其民其法每田一區畝至百十隨其廣袤高下形
勢標其號若干畫為之圖曰魚鱗以魚鱗條號第
載簡冊曰流水每號署圖一紙具四至業佃姓名
俾執為券曰烏由集各號所載得畝若干曰保總
集各保所積得畝若干曰都總又自各都流水攢
類戶第計其實管田數曰鼠尾小大相承多寡分
合有條而不紊其為法可謂密矣乃選鄉之大姓

有文行足為人表者司二十都之事曰監踏總七縣之事曰總覈分掌簿書謀算曰執事賢智竭慮材力効能發輸旅邊以裨侯之聽旅可諉得其委侯則躬為指授訓其用違循章程以備勤省出廩膳棄札以給日費及其暮而事始究畢成體[illegible]省府呀斯亦難能也已由來積弊以革民瘼以甦貧富適均徵着有則民輸惟期歲入用足而一縣遂民室家相慶咸戴侯恩無已既刻諸貞石以紀侯德復以其播告訓言施行次第執事名氏繕編成編名曰覈田事實將鋟梓以傳請予為序予嘉侯設施有法信任得人深識古者為政之要以能有

成功遂書首簡以慰民父兄之繫思佚君諫行宋魏國忠獻王琦十世孫前翰林待制陳雲甥家學有自故為政知所本云

送戶部主事李宗道還京序

今之六部官分掌天下凡治教禮樂刑政以佐尚書為天子六曹若有虞九官成周六典漢之九卿皆其職也　國朝稽古建官仍置六部分列尚書以贊朝政為生民計至深至備而有餘筭者戒境內外無事一或徵歛不至則海道可施諸凡漕運鹽榷楮幣之法窒而不通民用告病

聖天子憂思位深其之不濟甬所求賢以務博濟乃

户部尚書共貟輔以主事官參治蘇浙備屬吏齊
聽其檢覈先務疏通儲積于時奏侯爲翰林
編脩爲部主事承命以行濟漕東下奉職惟勤閲
閲儲値備歷督起比至浙尚書則以侯事辦集盡
勤侯勵勵小心夙夜不違寧處俟命於外者幾逾
年矣于朝廷尚念遠役復召以還侯即日持其簡
書印章將乘夫舶浮洪濤遵海而北以趨京師海
浙行中書省丞相以便宜有旨謂侯涉歷之艱虞
左司員外職請固留之侯乃謝曰受命來南寔焉
聽詔既弗能敬駁係命而忍留以爲己圖者之何
其可逆昔孫射旋如京師來畢事論之暮春秋識

之況君命而不復安敢與垂橐齒顧終辭以還君命謂李侯之舉稱三善焉見禮而我為勇義也奉使而還復命禮也三年有從奉奉不忘舊君忠也忠以盡其義以制宜禮以事上於為國果何有焉乘我道既隱先王之政不移民無恥感廉恥道喪居官守職者莫知國體之攸繫而醜然為私便者是圖外以欺其君內以欺其心雖九錫之崇萬鍾之富於我何加焉李侯毅然為人所難者惇風壽之險復為萬舉之衛不以盡諸忠其以勵邦君豈不真知輕重大小者哉傳曰富貴不能移其若李之謂歟李侯以閒綴遲曹學者居翰林謝事致書

請之有素入而立朝嘉與諸賢力扶未墜以助元氣則中興可期■予甚望也蓍龜顧與儔其衍發隊遂書以餞之

送升虞撫督胡君詩序

衛樞密院參閣胡君師德以省檄督戍上虞之三年及戍當還諸將師士卒民耄倪與吏胥之在官者爭挽留弗忍令去勢不可得則傾城相送供張祖道東門外至三十里邐迤拜執爵各以言進爲將師者曰自吾奉檄守禦聽總督節制凡得以承令藩省者撫恵庇民者總督遠數也文有進者曰敎我甲冑修我戈矛維總督遣屬寮先我將校訓練我

士卒維總督之律為軍旅者曰我飢食我寒衣
我我食我衣維侯惡露苦甚矣我將奚依民奚
老曰我耕我織侯旅我役戀戀儀蹤寇去侯卹士
則撫我農則服穡弗奪我務綏儀遠德儒逆大夫
曰既治而武復脩而文衣冠獮縝禮讓敦敦旅貴
誂誂維遠撫是尊而外交者曾衛我宗教安我山
林我則我助疾則我愈病我者對剃我者侯朝唄
惜惜必報侯必為存哥者即錢穀甲兵供億日糜
簿書是離侯甚我除斯會之通侯甚我紓民樂其
趨程服逾侯繇去矣吾等甚謹侯各為歆卒爵
拜而復曰

聖明天子簡監茲浙與我東南大藩有府楹憲省臣節鉞咸武奉命唯謹承宣弗怠維爾夫士民其相予不侮走也何俯獲致於此遂相視泣下以别矛乃喟然而嘆曰嗟虖甚矣久於其事者之有成也今之習成者更受代率用一易未能周知人情而思還其職雖有惠利曷由以施顧欲令得其心也難矣胡君領事日久及茲兩朞凡將帥之勇怯旅卒之強弱官吏之勤怠人材之賢否賦役之重輕民庶之勞佚悉能知之周而處之當故人之從己也皆心悅而誠服矣得其心有道焉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爾尚何有古今之異耶胡君

非求異於人也得其慾焉匪慶之久而得其慾則成效章章若是豈衆爲吾官長民者之勸哉時之朋從洛能與者又各韻歌詩爲餞予因序人人之言而論之

白沙餞別詩序

至正十九年戶部尚書貢公師泰奉　命總漕閩廣是年十月度錢唐將浮東鄞遵海而南道過上虞時朱右滑里霖州而韓諫自行候謁祖道旁迎止館舍間趣居外各出所著敘辭累數什篇讀盡日夜更僕未厭公曰予承命遠役得與子傾倒甚幸過望惜未及待陳白雲徐季章兩舟次餘姚白

雲季章繼見而季章偕封雨自行同送鄭城候潮汛白沙島上豆越旬朔臨別又與鄭蒙泉舒汝臨僧貴杇石千餘人歘餞舟中徹核維旅酒行無算情好益洽公醉而卧諸君相與聯句皆戀戀不忍舍明日始別去公顧季章謂曰人生聚散無常事每不偶辱諸君愛厚茲遂盡籌之樂獨不得與伯賢同行為憾它日諸君遲我東海之上把酒臨風庶吾黨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季章歸到公言於予且録諸聯句及公留別詩以示予嘅然嘆曰詩不云乎寧適不來微我弗顧人之情豈相遠哉伐木廢而朋友缺矣古道之廢乃于公見之公以詩書

世胄駿歷中外文行卓然經生學子瞻企莫[illegible]愚
見容儀有如景星鳳凰咸以爭先得覲為快[illegible]及
親炙以依歸者乎況既別而致思以齒記乎潤于
駑鈍下材而公猶獎[illegible]不相[illegible]棄接引來學之盛
心詎易量耶比年國[illegible]多難[illegible]儲鉅公淪謝殆盡
斯文不絕如綫寧不重有感於公焉序以識之

交山文集序

或問立言曰言以[illegible]帥以氣行不由此者妄也氣
與理相會渾淪[illegible]致乎聲文深於言者也故曰[illegible]
無文行而不[illegible]言其可易忽哉言者心之聲
無以知其中[illegible]行言者聲之[illegible]非言無以知[illegible]

政之尚言其可誣哉是故言正以懇知其忠見於
政也義而周言詳以和知其孝見於政也仁而洽
言清以要知其靜於政也無為而不爭言太以醇
知其聖於政也王而治言深以確知其彊於政也
伯而不久言勤而不怨知其基於政也興言思而
不懼知其離於政也降此古昔先民之所以垂教
蓋殊塗而同歸也立言不既難乎一日栝蒼王君
熙陽出示其所著交山文稾相與論立言之旨予
三復之觀其序君臣之等明彝倫之懿闡性命道
術之縕考家國起廢之故古今得失之幾引物連
喻導竅規諷貫穿經史百氏之言一本諸至理而

氣以行之故其發於中也誠充於言也廣要其至也近而指遠該而不汎語人子以孝語人弟以順語人臣以義約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振其行匡直輔翼俾各歸其分而知所鄉方以造成其德業謂然倫義之言也可謂得立言之遺意欲王君動則有禮敏而好脩夙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見旋用退與其徒著言箕辭積而成集其徒鋟梓傳以洲人為利博矣抑予嘗聞古有納言觀風之職於今濟世去古未遠將見采而納之承而庸之知其政之成也用休矣傳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予志此以矣尚與[illegible]

送戶部尚書劉公督漕還京詩序

士君子道德積于躬功業著于世廣博深厚有足以濟時而裕遠自非持正不阿弘毅有守者弗能也余觀於戶部尚書劉公師曾而有徵焉公自胄學探文藝擢高科踐歷臺省所至皆有卓政襄由端本堂司經拜西臺監察御史糾劾不避忤時貴右遷公處之泰如夷除一致至今天下謂公此舉國家元氣繫之出入政府正色立朝中外屬望之至正二十三年 朝廷命公以東南漕事浮海而出至則數廣德心驅馳上下開誠布公大慰人望職貢既修舟師戒具四明大夫士以公

有斯文契佚帳祖道賦詩靴爵追餞鄭注之辭推
本序之洪惟我
綱廣輪之大自古所無天覆地載仔涵義育承平
歷久玩忽或生致弛荆襄俶擾淮海驛騷上貽
宵旰之憂思得賢才汲汲圖治如轉漕一事昔爲
甚易今則動煩重臣曲折調護僅迺得之十無一
二有志之士寧不重爲扼腕而憤惋也尚書齋孫
公以老學積經綸之志轉危疑爲坦途化紛譊爲諧
盡節奉命不辱常賦遠輸俾海隅蒼生之民咸仰
齊以尊君親上而皇極之福有永弗替則公之勳
豈不補乳雖然此其一爾使公歸廟堂秉朝政澤

以剛明之士文武經濟之才布百司執事之列嘉與諸賢力扶元氣則宗社深有賴焉昔郭子儀李光弼忠武有爲是佐中興之業陸贄文辭感切李泌識量過人是延晉陽之祚百千年間唐室不遂隳棄今眾宇未寧必有如郭李贄泌輩出以著事功以濟時艱此予惓惓有望於明公也詩既成因書爲序引

送河南都事張君之官序

皇帝改至正之十一年策天下士于廷真定張守正以春登上第賜進士出身授趙之諸暨州同知豈弟近民公勤稱上期年而政成郡復檄攝它縣

洽績益張秩滿三考中書居時多艱奔走避地時藩垣大臣便宜行省東昌處加羅致旁午張君毅然弗就或勸之出則曰物各有適唯其所能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僮昏不可使諫矇瞍不可使視矯性不可使正直道不可使枉吾待命於朝而苟爲竊祿豈人情哉遂退遯句章山水間益修舊業講授子弟負以給衣食守志不回自分澹泊者十餘年處之如一日當路知君者莫不歆羨而敬遇焉既而朝廷有河南行省都事之命君慨然乎起問舟東鄞告行於嘗所來往鄮陽生執爵而言善哉張君之出處爲有道也夫慈固有其

善達權變事固有約操權度施者嘗要以將
約夫要在于所行者與天與人與地致力者與
人有偷和志聽計從賢智協脈扶樹元氣民社
賴以復安統和元之盛與王人也有盡吾心竭
吾所事祿不苟得事不倖成閭閻儲以暨廟堂
之治此與地並不行吾志不得吾心守道而弗
喪容飲食刃計功避世無悔此與人者順
與地者通與人者常順者以昌通者以常者以
成振君志表之而知之謂擇斷三者以是而由以
是而處進退從容其道不失庶幾乎古之君子欲
生交君也久江君爲深於其行寧無一言乎遂書

以識別

春秋傳類編序

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參漢以來無並加焉因采輯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爲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物降是人物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此謂是也及周轍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乎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與語天人之道而亦其致君澤民之志其若而天理人淺斯文若墮經生學士猶識其絕不無之焉求

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
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
則無闇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為何人詳其
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為一家者
世以為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為經而作
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
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
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
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文猶水之波瀾也蘖[illegible]
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
自派別分明猶水淵之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

猶木之支幹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秋於經不過戰國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于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家之筌蹄歟

送彭思貫憲史北上序

吉安彭氏世以儒顯思貫少有大志敦尚氣節讀書纘言起校官廣東部使者廉其賢轉憲府史佐上官有道每大事輒咨之多倚以辦思貫無德色

至正二十二年壬寅冬贛州寇熊侵韶及英德廣東震懾憲司委思貫持檄往行招諭賊勢猖獗弗聽強思貫降思貫大罵曰蠢爾無知誤觸刑憲罪在不宥憲使大臣念國家一視同仁皆吾臣子俾開諭爾民復安爾生理爾反拘執我寧死不為爾屈賊怒移赴韶州賊酋長時王師義兵討山東國威大振賊舍不殺留滯二年思貫數以大義導賊二十四年甲辰冬賊酋長熊率衆來降閩省思貫始獲免以歸平章燕公義之慰賚甚至明年乙巳春正月還廣五月赴南行臺計事而秩滿已臺臣舉于廷思貫將自山東入京師以平日蘊蓄之富

杞負之素言于朝省以請難安民其志可謂大矣
茲聞舟鄭海大夫士共嘉之爭賦詩為餞復請予
言予曰嘻孔彭君之志將以有言也然不得其人
徒言也今之為朝廷倚注係天下安危者左丞相
李河南其人也丞相向事先王忠襄統領中原師
一舉而平山東逆賊授首再舉而安京闕亂臣伏
誅皇太子入朝侍膳如初天人欣戴其功不為不
大矣今相中書出總兵柄加爵王封吾聖天子
待遇不為不隆矣遠方下士瞻望威光如睹星
鳳竊以今之丞相總兵非昔日之可比昔者選
士練卒命偏裨復疆土特一事耳今之丞相四

方萬國賴以為安百官庶府視以進退為吾丞相當以天下為心蚤夜以思曰郡縣守令未盡選舉翰林館閣未盡儲材省臺未盡得人宮掖侍從未盡慎簡皆丞相所宜究心者誠非復昔日總兵之事矣夫任之重者負必力功之大者心愈勞吾知丞相之力之勞不輕且重也昔大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之爭功況今之百司執事未盡如虞廷之臣者乎此丞相念慮之不可以少暇逸也故在知人在安民君相功業無以加此彭君往矣舍是而不言是徒為萬里行也君言之吾知丞相之必用其言也言行而身不用猶用也彭君勉乎哉予將

彈冠而爲予慶矣坐客有景德輝者與彭君友善聞予言躍以喜曰微予不足以發思貫之志請書以冠諸詩之首